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小山類稿卷十二三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湯師錫

小山類稿卷十二

明 張岳 撰

序二

送桃溪潘年兄還六安序

六安潘君宗魯與余輩同登進士除行人已卯夏同以罪落職來為南京國子學正於時諸司同去官者若干人來南都者若干人其在國學則黃君子忠劉君伯繡

李君民望潘君及余張其維喬也夫有罪之人宜置之山陬海澨荒僻險惡之境使之顛困愁苦欲去不可得然後足以大懲其心若夫通都大邑紛華鉅麗乃達官貴士所以優勞養望而非罪人所宜余輩蒙天子寛恩來假食息於此又幸職局多暇得以深居念過圖求自新以故日無不會會必指摘瑕疵互相鐫剖當其意有相得處伸眉抵掌啞然失笑僮僕左右至相盼駭愕不解其為何事嗟夫其嘗觀古人之為有登山臨水徘徊

瞻眺或欲遠遊僊去以銷不窮之感者彼於外物達矣

而未足以語盡性樂天之君子吾數人者豈敢自謂何

如要其心求勿肆焉爾矣未幾潘君以太夫人年老疏

病乞歸君才識明達吾輩取法乃欲斂而養諸桃溪之

濵其如吾輩何然其聞之士或終日接膝心不相知而

有神交於千里之外者必有以也心天心也理天理也

山林藪澤與廣都大衢所見莫非天者默而成之蓋有

不言語而孚不形骸而合者矣况余輩之容欵於君邪

君將行諸君皆有詩謂其宜以言贈其不佞惡能言言其不能釋然於别者如此以見吾數人之情焉爾

贈延郡守歐陽侯序

道由浙由江入閩山之趾與水之滏迤邐相將而會於古鐔之津鐔之視諸郡也度壤第賦猶其相登也然其襟抱環帶控御一失所宜則瀕海諸郡且靡靡承其獘矣故諸郡以郡守鐔以閩守守尤重也己卯秋石江歐陽侯崇道由南都夏官郎中來視篆審方觀俗勤察所

宜不越月浹旬而令肅制一凡幽荒之民昔所未見與
聞一見之而玩以不信者皆屏息以聽莫敢譁令其以
令年春赴官南都出鐔津則見夫山高水深德翔化洽
猶將頼之遠以自庇焉况鐔人邪既抵都縉紳有訊及
侯者具以所見對則皆曰吾石江之才也揉而涵之以
就一州得無有餘施乎對曰然又曰吾輩與闡入官之
道矣事得其分之謂體施得其序之謂順講求過多而
翕張不漸民有耀觀矣而弗從也厲之以威而明察以

詗之民有強從矣而弗情也弗情使民不可久已故善理人者明政體而順施者也曾子曰心誠求之不中不遠得其體之謂矣石江之信於鐔也其亦猶是也夫對曰然請馳此以往弼俟之志且廸厥終則何如皆辭曰懼非石江益也退而以告鄉友陳君德階劉君是成輩僉曰可矣遂書之而因黄春官子昭之使以達於鐔

贈鳴贊李君考績序

人亦有言曰智者宜動拙者宜静金陵處天下江山之

會而吏之職務又多清曠宜於静者居之余性迂而無用守官南雍頗謂得所宜者然誦説應答周旋進退之間繁文數節候事不暇間或以餘力攜朋登高一望又有所謂满目瀟然之感者豈非静宜於拙而獨不宜於余耶蓋余聞之惟有得於内者乃可以兼乎外余方内患憧憧顧欲待乎在外者以忘其内宜其有所不能也南海李君拱之為鴻臚三年矣李君之官視余尤多暇且銜其先大夫司徒公之訓淹飫事理而静深閒逸藏

之益虛尤余遠不能及者余之宜於静也以拙且不能君拙以藏智而静至於三年之久則龍蛇尺蠖其所謂未應之感又豈予之所能言哉夫動静各有所宜者性之禀也久於從事亦各有至焉然久事於静其至也尚足以却外而養内一不幸而過於動則將無所不至矣君子懼動之無所不至也以為寧過於静雖然未若兼至之為愈也庚辰冬君考績之京以君之賢先司徒之烈而又有吏部之資例懸持其上余疑其待君者將有

以撓君之静而置於動也故贈以是説

贈鄭太學子榮還曲江序

鄭君子榮將歸曲江詣予别予飲之酒而問道所由曰有二西出新林浦泝采石入湖口泛彭蠡抵豫章城下以歸易矣而有彭蠡風濤之險東迂道千餘里以避彭蠡歴呉會横絶兩浙繞衢信而亦會於豫章然迂迴緩曲不如西之捷也予曰行也期至爾無速於險道途所次山川之迂徑疾遲固將道之以至者也茍不止無不

至馬夫彭蠡風濤晦冥變化頃刻殊狀使人心掉神慄及俄而就定波平如掌一駃千里豈不足以快所適哉然有幸會焉則整裝東出緩轡徐掉其於至也誠的而安矣嗟夫天下未嘗無久遠不可至之道特巧於涉世者不勝於好徑冀幸之心學飾於私見而名之信否幸乎人事決於小數而功之成否幸乎天夫豈無所至焉以自信其心由君子觀之則有逡巡退避不敢一投足於其間者多矣是故難易者勢也近久者時也裁而處

之者義也化而忘之者道也道義所安命則立焉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獨歸也乎哉子榮再拜曰守仁也問行而得持身之方敢不敬夙夜於是復酌飲之而與之别

贈丘君以義宰餘姚序

正德辛巳榜進士初入選籍吾鄉丘君以義注餘姚令餘姚劇邑有爲以義難之者余獨以爲易而有甚難者迺在以義之身也凡民性之剛柔緩急直詐繫于水土

之習尚而莫不受變於賢士君子餘姚賢士多矣是其俗必知耻而能讓敬吏而畏法令之勢宜無撓者故曰易然習尚既美其所是非與其所好惡必甚嚴且公夘夫虛心以觀令之初政意向少失其平彼且誹然議矣未及於政也則勢雖無撓而宅心之難又有甚者焉故曰在以義之身也令之為政者患在以甚難誣其民而心術隱微之間反有自恕者法令條貫周悉無遺巧矣卒不足以勝奸其弊至於苟且相欺以畢歳月而後已

吾以義必不屑為也則余將奚告哉昔夫子之言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俗有不同也則夫子為政固將權其道以處之矣及其所告門弟子之問政者莫非宅心定志反躬自勵之事故曰以忠無倦無欲速無見小利夫豈無民情政體可相講明哉聖人終不以彼先此者難易之理宜然也由是言之則以義所以令餘姚者可知矣以義將行問言於余余不知令事而以義高才又足辦此故獨推古人之意告之盖所效區區

於以義者又不止為令爾

贈張朝禮丞太平驛序

嘗讀兩漢書見所稱文學卒史功曹掌故嗇夫亭長監門執戟之類其名稱甚微而一時奇傑魁壘之士所以樹聲當時卓卓至今有足紀者亦且為之不以為絀官之輕重固繫其人歟漢世用人弗以資文學卒史之類後有去此而都大官及都大官又或拘文守故不能昭明以整肅其職如所謂文學卒史之類卓卓至今可紀

者人之能否固弗列於位歟或謂位高則慮危危則思持位卑則無所慮故敢為奇軼以求伸乎位之外勢或然也莆田張朝禮少侍其父游宦江湖間即有四方之志既迺從事薇垣歷銓曹以年勤擢太平驛丞驛之為職也閱關節峙餼粻以待天下賔旅而其勞逸休戚與天下興衰治忽之機有相關者在漢世不翅一亭長使漢奇傑魁壘之士生令世亦或為之寧獨為之固將軼於位之外以求伸也君子之仕如飲食然適可而已食

而不知其味者衆矣通乎飲食之道以貫出處高不為顯卑不為晦食糲飲淡與逐逐於割鮮甘腴者奚擇哉通乎此者忘之矣此漢人所以奇軼也朝禮志乎古其亦務所以卓卓可紀者安知當世君子無如班孟堅者出亢朝禮之名迹乎余故以是贈行且以驗其終

贈郡丞春江李侯序

余昔居京師頗久宰官閒事鮮喜與恢廓辯博之士譚論古今制度得失蓋至於兵制末流未嘗不慨然三歎

也人心之靈可使百世四海而相通至於血氣之剛柔强弱雖父母兄弟不能相授今使從戎者世及違其水土風氣履行陣於數千里之外往焉未必足用也民之以世及從戎者徵調騷動困且極矣而戎衛之符檄交下歲月未已識者咸知憂之特委諸莫可奈何曰法則使然噫法固然也行法之意將不在人乎餘干李侯佐治吾郡於郡事無所不與亦無所不善而清戎猶其顓職嘗歎曰今天下兵弛民困養兵之費既竭民膏血贍

之復驅彫瘁之民以充其無益之數吾勢與位不能及遠泉吾赤子也吾敢慢視予哉故佐郡五年四方戍衛之符至辨其真偽量其遠近審夫家衆寡蕪瘁之數以權其當行與不當行者苟可以免吾民悉留不遣盖侯勢與位之所能及盡心力而為之如此若夫位守有限非侯所能及者則與余同一憂歎而亦莫如之何也天下之治非法制明備不足以攝人心而防世變及其既也法有時而弊不知所以變通之復為之申令密禁而

法之獘者愈深固而不可解則當今之可歎者豈止一事噫安得千百李侯者布滿列郡以蘇吾民哉御史簡公采侯善政而旌奬之盖亦有以知侯者故叙

贈永春柴尹序

嘉靖二年癸未夏寇起惠潮之間由汀漳入閩掠泉及莆所在長吏斂兵城守以獨完其府藏廨舍簿書出郭數里外輒委以飫寇柴侯在永春申飭保伍訓齊人卒傳柝之聲達四境寇知有備從谿谷僻逕疾去當是時

列郡邑俱震莆蒙禍尤烈永春獨以柴侯故幸無事其秋寇退識者憂其復聚聚當益熾適侯將循資例上最吏部藩臬諸公僉留之越年秋果復至將入莆肆掠如昔年之為柴侯亟率人卒控扼諸險寇至度不能逾迤邐及安溪闘郡城兵大集還走德化柴侯以所率卒合諸郡蹙之悉俘其黨當是時列郡邑又大震獨以永春先據要害故師不待久頓而功卒成昔年莆中屯師數千日費錢數萬緡卒不敢向寇寨峒發一矢寇搏吾人

以嬉顧反姍侮吾之無策至今譚者尚有餘憤今日事力猶昔而功之成否頓殊者豈非知勇之疎密奮惰固有不同者耶承平日久郡縣寖以多故兵驕將罷獨以數書生提携其間一成功豈可常恃當必有過為之憂者吾於是重有感矣永春耆民陳某輩謂侯有平寇功又當上最列狀來請文故特書其大者如此若其他善政則固多矣

贈鄧一新入試春官序

昔年有贈余律吕解註者著作者名氏曰古岡鄧椇夫鍾律不傳久矣今人之學之也甚少鄧子獨能奮而為之註余雖無以識其用意深處竊亦知好其書也然學者所當為而今人之為也少奚止鍾律一事第其心勿以為異於人而為之斯其至焉爾鄧子既窮精力以註乎彼亦必有得於此者余又因其書竊并好其為人也頃余至城與鄧子聚者頗久貌古氣剛其持論常謂古人之道與今不殊事無難易意若苟以為當則蒙怨仇

任謗議毅然必以為售已志而理卒不可易又其官卑俸入薄竭力以養父母有餘即給兄弟無分毫顧惜為他日計此皆令人之所少能而鄧子則獨能為之夫士所患在於窮困內攻而外不能釋然於是非毀譽之途故有背古而狥今棄道以從欲若鄧子志行如是當進於古人無疑雖然車攻馬健足以歷遠矣背轅而馳之不審所向未見其至也故學者有入道之資又在虛心反已以審所向而已然則鄧子之資與其所向其不甚

卓然與明年丙戌教晉江六年例得羣天下士就試禮部當必有讀其文好之如余之於律呂解者而余謂鄧子所可好不顓在是也故其行序以送之

贈王與喬南歸序

嘉靖乙酉冬余北上京師仙谿王君與喬將赴選銓曹實與偕行余嘗入武夷上幔亭峰浮江達淮泝泗汶歷齊魯舊墟遇景物會心或古今賢達遺跡輒徘徊瞻眺不能遽去與喬儒家子往往能舉史册所書者與余叅

評其是非可否及余至京師幸職事稍暇抱痾寡出與

喬亦能以其暇日數相過從譚故鄉桑麻節候以暢豁

幽懐如是者又三閲月則與喬既領選檄將歸矣余告

之曰士不逺遊不足以知宇宙之大而宇宙内事與其

深思博攷於一室也孰若足迹四達心目之力俱逺然

後能盡無窮之變乎方余與與喬北上也寒漲初涸舟

滯於江皐河渚氷雪交沍嚴寒薄人而不甚覺者豪氣

勝之也今炎暑欝蒸行者以為病余欲留與喬涉秋以

行而不可得豈非浩然歸思亦有以勝之與夫陰陽寒暑之變大矣人心有所向也尚能勝其變況有義理為主於中則夫貧富貴賤榮辱生死之擾擾者真如飄風浮雲安能以有芥帶邪與喬之官曰陰陽訓術夫陰陽之理未易窮詰若夫氣與數則所謂寒暑之變其大者然非理明不足以識之子歸矣伯氏與寄讀書窮理必有得於是試以吾言問之

贈年友陳士特司教新泰序

昔人謂司馬子長文得山川之助予嘗攷其足跡所及自龍門南徙江淮而會稽而禹穴又折而九疑沅湘既已挹其精華秀麗矣乃循汶泗北放乎齊魯之都則其巍然崛起者岱山詭然怪特者鄒嶧之刻石宛乎周旋揖遜之跡若與神接者夫子所講之射圃故子長之文渾深雄壯而紆徐曲折又不失法度可謂至矣予愛其文辭想其舊遊處又恨無子長奇氣不能迹而游之今年夏吾年友陳君士特拜新泰學博新泰岱山糵邑而

魯之故都夫子遺風存焉所謂巍然崛起詭然恠特究乎其迹若與神接者皆遠近錯望可按迹而知矧士特起南荒北遊京師又東而至於是也信乎追子長之大觀矣然子長之所得特以雄其文焉耳已夫子之道在六經其行事之實在春秋而尤詳於魯其當時會盟戰伐歸取之地荒城頹址不與人代俱往猶往往散見魯之東西郊想其人與事攷其是非成敗亦有使人咨嗟感創不能自已其有助士特專門之學亦豈在子長之

文之下哉古之學者既有義理以養其心矣及他所以輔養之具不一而足其在庠序則有釋奠釋菜之禮釋奠有樂釋菜合舞樂有德有語而舞有位又習之於射以觀其德而皆以禮樂為之節如此其詳也而今皆廢不講其僅存者亦皆苟且滅裂不足以為法魯有聖人之風焉豈無聞而知者士特相與講而行之以教其人則所以養心成德又豈但取諸足跡所及而已哉士特將赴新泰告别於余余故為亟道其所以樂仕於魯者

有若是云

贈林一清之石橋司鹾序

莆陽林君一清得嶺東石橋鹾使領部檄將往涖事造余求贈言予惟環海壖東南走萬餘里廣斥渟滈耕稼弗利而鹽筴之利興蓋天地之藏所以佐民用也先王以道經國別形散飴苦之味以供祭祀禮賔客而已非盡籠以入官也後世謀利益精苛設禁令以賦取諸民國之經費半於是焉出民始受其病矣既其獘也則墨

吏之慾飫焉豪家之勢叢焉賦額倍常而國計日虧折於是乎强税諸民以登之而民之病彌甚矣夫衣食於桑麻菽粟人之情也隷名鹺籍非其得已他無以為生也則不得不致力於是而亦有厚利焉葢不憚其勞而為之以濟其生奪其所以為生者以自利矣彼亦何頼於上也故籍鹺之民多犯豈其情哉令之司鹺者非不知民情若是也而猶不免為是以病民無亦慮法太深而通融之術或未之講歟往歲著令負販者許弗禁而

有司譏之益嚴夫熬波鬻水至勞也而獲負販之利至微也猶且不能直遂其圖焉此人生所以重困也林君莆陽世族莆亦濵海郡也耳目聞見寧無感於心乎必思發其所感者以措諸職矣若夫終日坐塲力與商賈競刀錐之末雖非林君亦有能行之者予弗庸以告

贈張世尊之廬陵幕序

幕屬於其長吏職簿領出納稽其功緒有善則達之有未善者亦得執憲令之式糾而弼之盖以職業相聯立

政非徒取其唯諾恭順備使令而已自幕屬既失其官為之長者兼職事以治之方欲咨求民瘼稱宣導撫綏之意而簿領繁委又每以分其日力雖有精强之才明敏之智莫能盡究虛實之變於是敝端滋於巨胥而天下幕職遂至虛設無所事事夫天下之治必得人而責以實令從事郡縣者不得其人則已茍求得若人而以實責之鮮有不拂戾其上何也位卑而勢逼位卑易奪勢逼則上之人有所不堪必至奪之職而自為之亦其

勢然也吾宗世尊甫入選授廬陵典史廬陵之劇聞於天下世尊幸無簿領之勤從容講求利病以贊長吏之政令是職宜無難處者然吾聞之處事非難無事而能虛已以待之尤難處事出於才才可勉也若虛已以待未至之事非識且有守者不能末屬下僚不能固守以安其分媚上以要名生事以殘下因之僨其節者可勝數哉則世尊甫之於廬陵也亦審其所自處者而已爾

贈郡守洞陽顧侯入覲序

後世言吏治推漢西京攷諸班史西京循吏六人其三人在孝宣之世當是時上方褒顯功能之士用法律課責事功獨渤海頴川三數郡閭吏民相與悶悶焉如家人父子商畧其耕桑畜息稅斂不求殊功奇能以驚動人耳目者豈非高文流風之遠雖廟堂趨嚮有異昔時士大夫亦能篤於自信而不詭於時好邪我國家承平日久漸涵亭養風俗日以媮惰論者見其如此以為法令不信使然凡百年踵行故事一切指為藏蠧畜奸出

新見陳利害援證古今以為必如是行之則積習之俗可變而治可成此其論甚美譚之者往往精神氣力又足以動人天下孰不快然從之顧持之有體其先後緩急之勢不可不深思而熟講也顧倏在吾郡獨雍容簡靜守法令崇廉耻敦風俗威有所可伸不矜於立威明有所可察不矜於晝明如父兄之訓治子弟期於肝膈相慕戀而已可不謂之篤於自信而有漢吏之風邪夫天下之治新故損益之相推其理勢有必然者獨怪揩

紳氣習一旦變更如河決隄壞無所底止此其理似不可知固時變之激使然與於斯時也欲以一人一郡獨力轉回於其間非迂則誕然西京循吏既其末流區區客令猶能以其寛仁恭愛潛胚渾厚之氣孰謂郡邑之治果無與大數與令年冬顧侯當上計京師會天子崇古黜浮以興政理之日當必有璽書勉勵如漢元始地節故事蓋吏治關諸盛衰上之所賴以為化本者終在此不在彼也吾於侯行徵之矣

贈孔弘運司教惠安序

周衰聖人之道不明夫子蓋傷之也其論夏殷周典禮反覆乎杞宋之不足徵與魯之郊禘蓋曰是禹湯文武周公之子孫焉耳天下不能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幸其子孫能勉而守之猶可取信於天下而徵其實若子孫既不能然矣於天下又何責焉此夫子之所深傷也不然則宋之僅存與周之郁郁夫子嘗學而奚其言若是自夫子至今又二千年矣中間斯文幾絶如綫賴羣儒

區區講明卒以有傳學者家有其書而人誦之葢郁郁無不及於周異乎杞宋之不足徵矣然謂是誦讀者為夫子之道之行乎否也夫子之教曰文行忠信其深儆學者曰予欲無言則以言語為學非夫子所望於後人也況文飾假借以便功利之私其所言又非夫子意也夫子有知其能以無感乎哉杞宋之於夏殷也魯之於周也若令孔氏之於夫子也以道言之則天下之公以所承之重言之固一家之私也兼有是二者之重而承

家之孝發於天性者當尤切是故有專責焉孔君弘運膺貢入大廷受學職往教吾邑夫子子孫也神靈在廟志在書登降周旋髣髴在階序渺乎其相接渾渾乎聚於所聚而淪貫於無形聲也其勤與惰能與否於祖有光玷而身之賢不肖判焉其可以無勉歟余將因君以徵夫子之教故為道夫子所感於杞宋魯者以發之

贈吳文燦還安溪序

今之譚陰陽者數家有主於象主於數主於氣其歸未

始不相通然學罕有至焉余亦不能解也儒者之書道陰陽者莫詳於易天地萬物之運消息盈虛之氣先天一圖至矣及乎三易迭興經卦皆六十有四而首艮首坤首乾立文取義不盡同於庖犧氏何也今之易周易也文王周公繫辭而命之懇懇因卜筮立教聖人憂患天下後世之心至矣吾夫子翼以十傳大抵多為學易者言之精意所指又不盡如周公文王所云又何也蓋自三易興而先天之數隠十翼行而文王周公之意微

聖人於易如質文損益示訓不同要其切於民用使無失其天常而已其於理數精微之際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故曰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易之數且然況其非吾易者邪安溪吳文燦氏以郡邑之命來京師授陰陽訓術以歸余不敢以所未解者告之告以易之說而又申告之曰凡陽必剛陰必柔陽必明陰必暗陽必善陰必惡善必君子惡必小人君子必吉小人必凶吉凶之判極於霄壤而始於一念向背之間噫嘻微矣君如

中止乎其官則吾罔敢知若有志於盡人之道苐於是焉勉之而已

賀林司馬公平寇序

嘉靖九年夏廣之新會新寧逋民復憑險出没爲患民奔告於縣縣度其勢不可止告於藩憲之分部其土者以請兵於總制大司馬林公公曰兵出所傷必多盍思所以撫綏之者毋輕議已而寇日益肆請兵之牒報日益至公曰附腧之癰弗治病及腹心治弗得其法病亦

及故五毒能愈病亦能滋病劑之熨之療之盪之審所以治之毋敗良肉毋伐天和病乃可已僉曰敢不惟命於是蒐材猛飭器械量度山川遠近險易兵從所入公躬涖五羊以節制之十年春二月羣旅畢集進攻諸峒克之公曰其且戢予士無窮追無殄類無戕脅從待其悔誠撫同吾人越三月賊之餘黨皆投欵來歸遂班師僉曰兹寇之不靖於廣久矣撫之則惠不能懷而幾於褻攻之則威不能制而幾於玩積其勢以至今日匪公

之明畧既定緊全廣將蒙其患矧茲二邑敢以凱旋之觴壽公公曰全廣吾一體也附腧之癰劀之熨之療之盪之吾方惻焉念之不忘寧忍言功僉又曰公之心則仁矣蓋聞用兵本仁而義以行之終之以禮於是有釋俘獻馘凱歌飲至之禮古之道也所以勞勞息民流惠澤而作士心也徵古之禮於今日則公之功安得終辭於是鎮守廣西副總兵張侯其先羣校舉觴而提學僉事張其為敘其事禮也

贈憲使胡公浦南序

嘉靖辛卯秋御史巡按八閩者言其部內按察使缺章下吏部選擇有風力知大體宜於其任者疏名上請乃以屬之廣西叅政浦南胡公冬十月庚寅朝命至廣西自巡撫藩臬以及百司文武之吏士莫不齎嗟惋恨以為廣西徼邊比歲不登軍食且不繼一切倚辦於公而遽奪以與閩閩則幸矣所以處此邦者得無有遺慮與余曰不然夫明天子之用人也固將量其任之輕重小

大與才之所宜施而後用之故才鉅者則其用弘閩去京師幾萬里兼陸海之會號稱文物國家汪濊之恩無間於内外遠邇然或時有動容變色以憂執事者唯閩以其僻静獨完夫盛則有衰而人情積習之久其勢易至於因循而懈弛弊所由滋而奸之所伏也閩嘗見之矣非有紀綱憲度之臣肅然其上訓飭整齊使人亹亹然奔走虔奉而不已則夫黠然伏者倉卒突乘如曩日之為其變庸可遽弭乎是故言職任則紀綱重言事勢

則宿弊深而救法銷萌視給一時軍食效又孰為大天子計惟遠久移公於閩總憲按察司公至其地畧去一切苛細激揚彈壓破十數年偷惰茍且之習與屬僚更新異時言閩者將以閩之紀綱憲度自公始作而曩日之變潛消默默亦不至有他慮則令所以用公意也於是皆以余言為然公嘗歷西曹兩司楚蜀風紀欝然為時望所歸承檄入閩志力欲有所為故嘗為余言其所欲為次第與議論其風俗人情去留趨向所宜而幸不

予郿以余固閩人也是月戊戌公治行例有贈言遂書所嘗問答者以贈之盖以釋此邦願留者之意亦以豫告閩之長老子弟使知有良使君如公者至所當精虔小心遵奉條教無惑於理數之盛衰余亦自謂閩人也故云

賀少傅蔣敬所公七十序

嘉靖壬辰春三月辛卯柱國少傅敬所公壽七十公天下元老也天下望其進退以為輕重其起居飲食之衰

健多寡皆有繫天下元氣而非止一身之壽者當正德十五六年間天下危疑極矣小人環視以為是其勢固然而莫可奈何觀公之所以雍容鎮定及其臨機發慮回巡幸之轍入之京師與不呼吸俄頃而仆元兇於羣疑之際功何其盛也令天子即位公與二三同德之老拳拳修復祖宗政事期與天下休息時議已有不便而撓之者公遂決歸公既歸天子以向所用之人皆不足用悉罷去之更選新進善議論通達故事者倚以為政

然課其治效卒無以逾公與夫二三臣者未幾亦悉罷去於是天下士大夫無賢愚不肖莫不引領想望於公以為天子明聖虛心以圖治理當必翻然興舊德之思異時諸老公望實最隆而最壽吉或者天其遺之以壽天下也而公方且斂其精神以自頤於湘水之濵蓋與世相忘久矣而豈知天下之望不釋邪昔曲江罷相而歸也以風度見思又數年以先見見思又百餘年識者追論理亂之分以為始於曲江罷相之日則又愈久而

愈見思思之去幾千年而公乃生焉天下所望於公而祝之者欲公壽祺介福為天下元氣如其所云非如曲江有不盡用之思也公亦安得果於忘世自壽其身而已邪鎮守副總兵張侯某以是日為公初度又七十也宜賀徵文於某以將之於是乎敬書

贈大參孫公毅菴序

昔人論士行得失深致謹於方圓之辨自靈均已有是言其曰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盖不以圓

為善也柳子厚反之曰人當方其內而圓其外方所以能守圓所以能行余以為內外一理既有意於圓其外矣則夫方諸中者安能固守而不變哉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是皆有天則存焉聖賢之道天則具於心而時措從宜以適於用未嘗不方也而亦未嘗不圓故學者之所以持身應變豈必於其方圓之迹云乎哉亦反諸心以嚴其天則而已矣其年二十三始識毅菴孫公於浦城其後六年復見於南都又十一年乃今復見於

廣右而公之踪跡則自縣令而給舍少叅憲副得罪當道落職典史稍起令官其於得喪禍福去就升沉之變備嘗之矣而未嘗以易於初豈非剛方自信之士哉夫方圓皆天則也非圓無以濟方非方無以用其圓然或不得已而至於過也則寧於方焉過之無寧於圓故曰行已有耻又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皆欲人以方自勵也方中其節無抗之為激狹之為隘執之為滯是亦圓而已矣況夫無是病而備其則如公者於以適

天下之用焉往不宜哉公以廣西叅政改江西諸嘗同官者宜有贈言謂其受知於公者命之使言故敢竊推公制行之實以告之亦不肖之所願學者焉

小山類稿卷十二

小山類稿卷十三

明 張岳 撰

序三

贈茶山陳君之廣東少叅序

昔殷周之世詩書所稱卿大夫有勞烈於國者其子孫食采相承累數百十年不絕其尤盛者與國家相為始終蓋至春秋之季典章文物幾息矣異時故臣子孫尚

依依然以宗社為憂其忠言至計殷勤反覆不啻骨肉親戚商析利害而以身同之豈與夫孤外驟進之士爭是非可否於一時遽引大義以決去就者所可同日語哉世臣之繫於國脉如此是以先王重之也余昔聞尚書節愍陳公以忠烈殉於南交子孫食報者數世未已比來江西乃獲友其玄孫僉憲茶山君君方寸磊落多識前代典故而通知當世之務至於歌詠揮灑亦精好絕人無愧於世其家者盖甞竊歎國家懸高爵以優臣

工而延賞及其子孫所以示化勸後之道甚明百十年來未見有卓傑之材著其顯功殊能以戴世德於久遠如古人者豈激勵之實寖微邪將所謂世臣者平居固渾渾焉必待變故而其後效乃見也余甚惑焉若茶山君之美才已有聞於時而名位復駸駸如是顧不謂之卓傑之材哉夫奔走材藝之士使之敏事赴功吏道所不能少者若夫世臣之有繫國家元氣其義亦惡可不講哉然世之趣舍不能盡同則余於茶山君安得不謂

之卓傑之材也癸巳夏君自江西擢少叅嶺東與君同寮者謂誼當有别言而以屬余乃書以為贈

贈晋江韓侯入覲序

去年夏秋間泉中旱禾苗槁死民訴於縣於府太守為言於朝得免所被災縣秋税若干今年災尤甚向者天子下推恩詔書例免民税十分之五其所以覆露吾民而恤其災患者已甚預夫以詔書德意之美良有司宣達之勤宜莫不安養詠歌以承休德乃復時有愁歎之

聲至煩執事者爲之軫憂其故何哉豈所以操制之者多端良有司之力尤有不盡展與將療深病者非一旦夕所能責效也往在正德時民生岌岌幾至於殆賴天子仁聖盡去蠹政之害民者而休養之於兹一紀矣又專其責於有司宜其力無不得爲者力無不得爲而當一紀休養之後少有災旱而蠲租賑恤之令又屢下民猶愁歎如此一不幸災有大於此者倉卒或力不能及將如之何晋江與吾邑俱泉屬壤地相接而田園之蹊

徑交相入也吾邑之困已不忍言晉江獨以韓侯之力官之㚙取不苛而穀粟布帛之藏於民者尚厚其逋租嚚訟蓄機阱以挾持上下者又以韓侯之力而不敢肆韓侯之惠利大矣夫為政當使民有所懷有所畏然後翕張施舍得中而政成令天下無事久矣泉中之民不識干戈兵革者七十餘年氣數人事相推盪識者蓋有隱憂焉如人中年以往元氣漸薄雖日扶以膏粱滲髓猶恐無益於衰也况以悍利之劑趣之乎明天子良有

司憂憫盡惠而民猶不免愁歎其故可默識矣韓侯有志於及民者玆特入覲試以吾言與同志者商之毋亦以爲有激也夫

贈副提舉朱君歸衡陽序

嘉靖甲午冬余以罪謫司鹾於嶺南始至閱故事文書盈几盖爲之竭心力者再逾月僅乃得其要領而余方欲正版籍之訛舛究丁竈之互詭辨官私出納交易之敝而厲其禁司故轄十三塲同官者各分署以督之衡

陽朱君其實治香山以四五塲於其職業尤能勤當是時君年盖及七十矣余察其精神注措絶不類六七十者而君所理事條貫皆井井可按余既恊君之力以自助又私歎夫用人者祇當論勤惰無論老壯如君之用心於職業能復可與少年競虛浮者較論邪居數月君若有不樂於心者移牒投老余持其牒不以報閳君亟為余言其平生履歴次第慨然曰受器有涯歲月易邁柰何以垂老之年馳騁於憂患之途萬一事乖夙心悔

吝乘之雖公愛我而欲為改圖必無及矣余察其志決不可回乃為署牒報廵院及宣察兩司余時亦承命假守合浦解鹺事將之部矣於是酌酒別君且告之曰君衡陽人也吾嘗泝湘水入衡嶽據烝湘之會憑石鼓以望洞庭以為天下之竒觀也念輒神思飄飄然君今真往遊矣回視向所勤勞而成務者皆土苴也矧其瑣瑣不足置録者乎古人以仕進謂宦機言榮辱得喪之所伏也必若忘榮辱齊得喪無以攖拂其心惟能豫辨此

機乃可而非君之經練世故引分知止其孰能決之同官徐君棊謂余此言有助君歸況甚多宜書以贈君行余不得辭也遂書之

贈郡推王君序

廉古稱地僻而俗樸余始自欝林出南流江浮廉水而下覽觀山川物產與其習尚髣髴於古所云然余竊怪國家治平日久舟車煙火遠通於萬里外徼是郡獨苶然荒林莽野彌望蕭條其居處稼穡藝事服用皆偷窳

滅裂不足以為厚生可久之計少有黴發輒棄而去之如槩甀枯桁無復愛惜豈地僻則人玩俗樸則易欺物殆有以病之而然歟譬之魑魅魍魎之病於物也必於其深山廣澤人跡所罕及之地若都邑廬市一有是物見焉人必羣聚而讙之矣廉固天下之深山廣澤也去京師萬里去省治二千餘里山海小民去守令之庭遠或三四百里誕謾欺苟之弊易生於斯時也欲民之無所妨病以蕃其類胡可得哉是以古之君子為政必先

去其所以病民者而講求利術以休養之如哺嬰兒日望其長而不能強之使長如護元氣日慮其衰而不敢必其無衰必使其骨肉親戚室廬墳墓皆有綢繆眷戀而不忍去然後束之以保伍斂之以征令教之以庠序而致之以徵召期會又或不得已至驅以蹈湯入火亦無所辭何也彼其植根深厚義結於鮮也顧余之材力不足與此王君希說以詳刑來佐郡治君為人好學而達政外和而內剛志與余同其論政所先後次第亦不

異自君之至郡獄益清持牒者益少蓋數月而頌聲作
逾年而巡撫錢公之旌書果下君歉然不以自多也方
日厲其進而未已嗟乎世之仕者能不以遠近易險為
進止者多矣而天下之事巧拙成毁亦每每相反又安
知遠近易險之果為遠近易險也邪不為所以病民者
顧獨無所為與不度其理而强為之其間相去能幾何
哉是故緩刑薄征勸農訓俗無咈人和無幸非分余以
是慙吾吏民而未能者君其卒有以教余焉則疲苶逋

流之民庶其戚然而興乎是為序

贈旌表張母王氏貞節序

嘉靖十年辛卯秋廉州守臣以故武衛舍人張君寶之配王氏貞節上聞於朝事下禮部下藩司郡若縣暨鄉三老耆夫叅輿言節級覆報得旌表如令式越五年丙申夏六月朝命至廉維時知府事張某同知朱同蓁推官王良弼率吏民耆老奔走虔奉宣道聖天子建極敘倫闡幽化俗之意俾海裔女流莫不原念所以一齊永

終者而勉於貞順又以風曉搢紳學士之為人子為人臣為人弟者亦莫不貞白一心以觀上之所化蓋理人之道風敎為先我國家旌表之典著在令甲部使者歲條具孝子順孫義夫貞婦與殿最之課書俱上亦甚明且重也而玆郡遠在萬里吏直以為具文細故莫之察省至於闔郡且百餘年無能以一人應詔夫漸摩激勸之典弗行雖士大夫能以節終者鮮矣而況於海裔之為婦女者哉按節婦與舍人君之祖考世為廉州衛指

揮君又以嫡長當世其官方舍人君歿時節婦年二十有二嗣子輗方四歲其季軏父歿後七日乃生節婦勤而撫之底有成立輗嗣祖職以功進都指揮同知訓兵督府軏亦稱良子弟諸孫皆振振嚮學而節婦之年葢七十有二矣壽考康寧以享子孫孝養其貞節又章章表著如此噫可謂備福也已聖天子方建極錫福丕冒我海隅蒼生此邦士庶寧無有嚮風作德以近天子之光如誥書之所風厲者乎夫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凡友

弟恭生人之紀修則休徵協應上之所斂而錫於民者也闔郡且百餘年僅或一見而又無以繼之亦守臣之所甚懼故為推本風教所先并及天人之際以申告此邦士庶庶其有興者因以樹節婦之風聲於永永蓋敷極訓言與斯民共納五福者守臣之事也不敢以不文而辭云

贈守樸趙公巡撫延綏序

嘉靖巳亥夏五月巡撫延綏都御史缺上命廷推中外

臣工有文武材畧堪屬是選者疏名上請僉謂莫宜吾浙江按察司守樸趙公乃以名聞上報可璽書即浙江命公公為諸生時即有經畧四方之志既登進士第踐歷兩京郎署其為郎中於職方最久於邊徼走集阨塞將帥材不材兵戍强弱饋饟近遠羸乏如身出入其地目視手畫聽其議論於利害較然不爽也古人有言大丈夫不為宰相坐廟堂佐天子進退百官則當為將帥皆兵萬里之外壯哉公茲行也公嘗為余言國家因秦

漢故塞並河山起立亭障通斥堠延亘萬餘里尤擇最要害者設鎮開閫萃精兵良甲以實之所以折伏控禦之策甚備異時河西山後遼左諸鎮兵嘗其利害不啻毫髪小然輒相挻以變惟玆延綏孤軍亦立無崇山複谷為之藩蔽敵至輒收堡堅壁以守乘便利出戰戰比有功飛輓歲屢不繼并日以食而終無怨言蓋以天性嚮義習尚専一與他鎮不同故百十年無燬軍亡將之禍夫力能為不靖者力至莫可若何乃姑與之俱安矣

幸其未至於是者又不求所以輯而振之此邊境安危倚伏之變未能豫知其所終也余亦謂方今以四海全盛之勢而臨制邊陲兵不患不精將不患不勇所患者制帥未必得人則統馭之宜或有未盡焉爾兵之命在食其節度在紀綱其趨向在賞罰三者一有不至饑則怨飽則驕甚焉則比周締交以反持其上上下乖隔而精兵勇將適以資亂人而為厲階其所由來漸矣故制帥在得人也公有文武材畧練曉邊事而延綏一軍又

素嚮義易使如良子弟得賢父兄幹蠱禦侮寧足云云

余又聞延綏沿榆林葢古榆關北距大河不遠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在大河之外或曰即東勝州故址也唐倚河為關而築城以固河故敵人不敢飲馬焉今大河與敵共之秋高冰合引弓長驅不數晷即至近郊而邊方為之驛騷矣公治戎之暇試迹其興廢而考求之亦備邊一策也公將行浙藩臬諸公命贈言於余故述其所嘗講於公者以求益焉爾序云乎哉

贈文峰胡君擢河南大叅序

上以孝治天下今年春二月南廵恭謁陵寢於承天先期命所司豫戒郡縣之當輦道者儲設以待使足供乘輿給衛從則已毋或擾民又命御史按視其媮惰不法者既夏四月回鑾河南守臣自廵撫都御史而下按去者若干人命吏部選旁省老成有材望者以代之而文峰胡君自浙江憲副擢河南大叅以行當是時黜涉勸懲成於俄頃百司羣吏孰不震慴竦動思自勉盡其材

以副上所顧本追慕之孝哉然國家治平日久人情吏治相與服習於簿書文法之中猝遇國家大事如禮樂巡狩之類聚議相持或閲旬累日而不能決及其議定而為畫一以行之吏民非常所聞見又或相顧駭疑而未信往往任事者不及盡效其材而被督責蒙譴訶以去者有之葢積安之勢使然也河南中州之地而天下之衝也周漢歷代都陜都洛天子有事四方道必出於是其間或廵遊徼發以飾天下之觀者史不絶書則民

或告病任事者無以効其才固宜我祖宗列聖皆垂衣高拱不下堦戺而運天下國初聖祖嘗一幸汴梁召北伐諸將指授征伐次第而成開創之基後百餘年至我皇上龍飛荆漢北渡大河入繼大統而隆中興之業夫無非時之動動有繫乎天下大計而又優養至百餘年之久以周漢歷代較之則河南之民役於大事者顧不為少哉乃使任事者卒無以盡其材以仰副上顧本追慕之孝而煩臺議故曰積安之勢使然也雖然狎於久

安治勢寖寖乎幾於弗振吏固有責焉爾矣若使民不得享其積安之澤而駭疑顧望若將去而且留然亦豈天下之福哉盖古之為治者必使吏常勞而民常逸吏勞其所以逸民者使民信已效義以服其事亹亹而忘倦天子仁孝深遠不以一時之動而妨萬世之安宜乎無使任事者不得盡其材佘懼有司怵於俄頃之勸懲或茍急趣辦以求免其身而病乎民若者非上意也吾友峰沉敏而慈祥内志堅定而行之以温文為御史以

風節稱守郡以惠愛稱在兩浙持憲甚肅振媮惰之治以倡積安之民使之信已效義以服其事上副天子顧本追慕之孝而成萬世之安者其必有道矣於其行也申以諗之

贈沃焦文公入尹應天序

余讀詩書觀周室之興始基於岐豐及其後嗣徙鎬京遷洛邑宅中以乂天下可謂盛矣然至分封策命廵狩征伐大政事猶必告於岐豊之廟而後行以為王業根

本在是也禮不忘其本故方其盛時憑三后之威靈以臨馭宇內罔不式序及其衰也三川岐山徵見徵怪而國步遂以弗競由是觀之根本者固枝葉所由以為盛衰者也非深仁篤孝安而惟始擇賢而與之為守其能久而無蹶哉我太祖高皇帝提一旅渡江先取金陵以至奄有天下乃遂奠鼎焉四十餘年締造之基視岐豐不啻過之其後皇圖北遷而金陵之宮廟百官署第無敢改於其初者亦以為根本在是也應天府治都城內

為南畿首郡國初倣漢唐設府尹秩禄儀章與諸卿寺等若府尹得其人則輦下之民常安而根本益用深固故選用常艱非方岳高第者不以輕授嘉靖巳亥秋七月應天府尹缺詔以浙江左布政使沃焦文公為之公登進士由秋官郎歷藩臬積至今官清白儉素始終不渝其為政精密嚴毅人無敢以私干古稱清慎勤為治官之要公真無愧焉其不謂之擇賢而與之為守者乎然周之岐豐在西都畿内天子有事則躬造於祖廟故

無專守漢京尹最重矣建武以後罷不復設稍置關輔都尉以護陵寢於根本固疎闊也故東都亦寖弱而不復競夫豈區區一隅為能繫天下形勢哉上思祖宗締造之難下以示萬世子孫不敢使其身偃然一日忘其堂構精爽翕聚上下昭格則始基之地與撫成之運自有相為盛衰者理固炳如也天下治安久矣天子深仁篤孝本本元元名公於近藩畀以畿内民政寧獨循資累階擬授而已哉君陳尹東郊之命曰爾克敬典在德

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綦不佞敢推聖天子之意以為公贈

壽游母吳太宜人序

太宜人南平吉溪名族令承事郎知睢寧縣事默齋游公之配而浙江僉事可齋子之母也可齋登壬辰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既而拜御史持節按江東畿郡以治行擢僉事浙江其為御史為僉事兩遇朝廷推大慶恩得以御史僉事之封封公公辭焉乃封其配自太孺人

晉至太宜人從可齋子之階禮也始可齋在翰林迎公與宜人就養京師而公方以太學生謁選當拜官人或勸公有子如翰林君公即榮且貴矣謁選何為公不答俄而睢寧除書下公奉書遂偕宜人以行睢寧介淮泗之間土地瘠惡歲屢弗登公至約身節用盡所以撫綏之方宜人亦茹辛甘淡與公相成蓋甫三載則頌聲作而宜人之恩命又再至老幼聚觀咨嗟歎慕謂有縣以來百十年未始創見然宜人不自多也嘗自念曰吾入

游氏門步不出軒屏之外夙夜敬治中饋以相吾夫養
與祭苟養與祭無違禮吾以為無憾於心焉已矣吾夫
於此每有餘念也曰必使先人有光而子孫無替業乃
今斯言果酬矣吾復奚憾雖然吾夫之職近民吾兒之
職近君吾惟晨一炷香敬為吾夫祝願推所以愛吾子
者以治民而終其仁夕一炷香敬為吾兒祝願移所以
事父母者以事君而終其忠我老幸未衰亦惟帥子婦
勤儉孝敬如古所謂瘠土思義者俾吾夫與子無内顧

憂庶其志業展究與游氏之慶祚相永於無窮矣乎外史氏聞之曰賢哉母也自先王之遺澤既竭芣苢雞鳴之詩不復誦於房中士大夫之飭躬勵行以善其家者未嘗無人也及其室家妻子之際真能以禮義相成史傳與令班班可表見者蓋少焉豈有之人弗恒言而遂弗聞矣乎若宜人者勤一生以相夫教子身享其榮文深惟始終勞逸之理而欲終之以孝敬如此其不可謂之賢邪賢則弗可使不聞已嘉靖巳亥宜人年六十七

月十日實其初度可齊遥致觴為宜人壽凡同官浙中者皆有以佐觴余因為述所聞者以諗於衆以侈其傳云

贈竹泉龔君之河南少叅序

昔唐虞三代之論官人與聖門師弟之論學莫不以心術為先其心術苟正矣才之所運有大小遲敏内之所受有淺深疎密未至者可勉而至也終不足以病其心術故三德六德九德並列虞廷而皆謂之吉士由之果

賜之達求之藝與夫狂狷之士其行能不盡槩聖心者多矣皆以爲英才而樂育之聖人之官人不求備其教人無棄才彼其所未至者特限於所禀與所養之未充爾其中固有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執其可質諸鬼神者以爲論官教人之本而劑量其所未至使皆有以成其才而達諸用此聖人之治教所以爲盛也當是時猶有巧言令色而庸違者焉猶有有君子之言貌而行不逮者焉數子者之才自後世觀之皆所謂閎俊卓犖

利天下之用而不可少者虞廷顧深憂而預畏之雖夫子亦云吾悔以言貌失之某某云聖人之重心術也如此嘉靖巳亥余入浙始識僉憲竹泉龔君閑爽慷慨守法必盡其分善議論往往微辭造妙能使聽者忘倦余尤愛其方寸特達光明不為婞婀骫靡之態驟與之接若發露無餘味然久而益信其無他亦能使人既去而不忘也近時風俗漸下士大夫以認真二字為深戒苟且自恕以馳騁於是非利害之途其本心可質諸鬼神

者鮮矣然猶有諉曰吾取節與才云爾與虞廷孔門之意異甚豈古今時變使然與夫天下之道不真則偽偽不可循也顧當認者真心爾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鬼神未能無愧而能佐明時以代理天工吾誰欺余既愛龔君方寸特達而君又自淛臬遷河南少參與余别數月矣余欲君斂其發露於外者而反之於中磨而愈光涵而愈静設復去河南為他官不異故在淛時方寸而又有進於是者故為是説以寄之凡淛中舊同

官盧君抑齋輩皆云然

贈僉憲婁亭張君報政序

嘗讀孟子論善養浩然之氣則塞乎天地之間而所稱大丈夫必於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奪者見之其辭旨勁正邁往無一毫低徊顧慮之意可謂大勇矣至其論孤臣孽子之操心危慮患深雖前古大聖賢如舜傅説膠鬲亦以為必經憂患然後能動心忍性又何其戰兢畏恐長慮却顧此與世之怯夫懦士何異尚得謂之浩

然大丈夫者哉噫茲所以為孟子也夫利害好惡之相攻與奪毀譽之相眩雖古聖賢其能免此者鮮矣而聖賢卒異於衆人於是數者能反之於身斷之以理察其所從來而勉其所未至厚培根本使深固不揺杜絶幾微使完密無間蓋退焉於操心慮患動心忍性之中如經冬草木生意膏潤脉脉内聚則發而干雲蔽日孰能禦之所謂浩然大丈夫者其要如此東漢名節諸君子知有是氣而不知其功處濁世而力與為仇故激為黨

錮之禍至於清譚曠達之士又直以虛舟視世變淪斁橫潰不以動心其亦有激而太甚矣彼尚所謂賢者也回視夫依阿泄忍逡巡以市於世者真孟子所謂妾婦又何啻什百千億之不侔哉余為此言者僚友蔞亭張君性剛介而守法僉浙臬三年事有便於民與妨公道雖或撓貴勢君必直以至公而卒歸諸民便余嘗見其論事要路之前反覆明辯侃侃不少怵未嘗不為之竦然起敬然不悅君者亦竟以是而媒孽之君蓋浩然不

自絀也已而不悅者少卒無勝夫悅之者之多而君之剛介守法益以明白廵院為書其功狀俾獻天府以去余雅重君不能無言以別而君亦欲得余言也夫陟世之難久矣余欲君鑒前事稍自絀以從時則妾婦之號非所以望君也欲必直已志毋以前事為鑒焉後復有不悅者將如之何蓋孟子所謂操心慮患動心忍性者乃所以養其浩然而稱為大丈夫然亦為多憂患者言之爾況所遇不皆憂患者哉孟子嘗言之矣所性所樂

不存焉在君擇而取之而已矣

贈少山王子署郡還廣序

合浦古郡爲交廣喉咽漢以來常選用賢長吏因之厲清操入為名公卿大夫者有之而一時名卿大夫或亢厲守高節不諧媚於流俗斥畀遠惡州郡亦必曰合浦云其後長吏常不選擇率用資考敘遷及左官量敘用之非選材則所以望之者常不深自顧非以材選則其向於職政不力由是歷數十年媮靡誕謾之習積成沉

痼曰合浦非所以居名士大夫故無善治然豈不曰居之而遂得無責乎哉余始以提學守官無狀謫鹾司量敘此郡繼之者陳氏陳氏以憂去擇署郡難其人諸司以提舉少山王子告遂以郡符委之少山盖由戸部郎謫司市舶與余鄉人也夫以余之媮靡誕謾眠食於合浦最久雖合浦之民幸不余厭然心竊有愧焉意少山練達守高節必有剷切更張發其精采之氣使人耳目新乎其所見聞者而其治先大體去苛細順流安常視

余之悶悶特甚余竊疑之豈來合浦者道固如是雖余與少山亦不免邪去冬余過合浦其士民聞少山將委符去相率詣余留之余為强留逾兩月今年春余復過焉少山求去益堅留者益懇且多幾空一郡皆歎曰盍不即為真守以久綏我彼以其合聽之神衆口之公非有私昵於少山而言若是則治合浦者固自有道而謂非所以居賢士大夫顧恐居者未能無責焉爾巳昔嚴翊以孝行居官守頳川被徵與吏民為別據地哭吏民

怪之詡曰吾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爾夫不憂其身而憂去後吏民之僵仆者此其志義皎然豈以一時耳目好尚察察狥人焉哉余與少山能操此志不渝庶或可終免於士大夫之責若夫遠近遲速升降浮沉則古之若吾二人多矣置之勿復道可也

贈鍾少叅同年致政序

余初聞鄖陽之命懼劣薄無能堪黙計諸司之賢而有

分職於其土者若某某皆余平日所畏而敬者少參鍾大夫黄山君則又同年也君為人沈静謙退即之斤斤然與之語款款然臨之以事確乎其守而不易也浩然其氣若充博而不可窮也又幸以同年分義綣結於余則余之黽勉於其所不堪微吾鍾君其誰與成之余入境未見君亟詢起居則聞引疾致其大夫得請將歸矣余不覺為之驚愕失聲夫其中斤斤者誠也與之語款款者誠之發也確乎其守以見定浩然其氣以養充故

以處小事則不泄以處大事則不亂居下則理居上則光當天下需材之時必清廟太室庶為足伸其用也若夫一職之交修曾何足云而且不可留焉則余其能無驚愕於驟聞矣乎昔在丁丑同選澤宮蓋三百五十人焉於今二十七載矣通籍内外者屈指僅十一其間以發憤去以微文去以迕時獲罪去以疾在告遂去者不啻十七八矣而君又去君釋褐廷評歷憲僉少叅少叅之資逾一紀衆咸屈君謂必激而引去君無幾微見顏

面也比銓部嘗計資有所擬君旦夕不少紓矣而毅然求去甚力雨霽行止獨信於心非明潛見之義者不足以知君也古之君子進則以事功見於天下及不得志而退其名節尚可厲風俗非苟為進退者三百五十人中去者十七八得如君之從容中禮者幾人哉則君之去其賢余之旅進無益者遠矣余乃為之驚愕失聲尚欲以棲棲望君蓋亦淺乎其為相知矣越數日余至郥陽君出郊迓余握手曰行李束載矣信宿留以待公余

於是益為徘徊感歎而不忍别乃為文以贈前所言者余意也後所言余以自解焉爾君其真可遽使去哉

壽封太孺人廖氏六十序

視天下如一身儒者有是言也人孰不愛其尺寸之膚哉利害一蔽於中至有身之痒痾疾痛漠然罔覺以成沉痼者況能達此心於天下邪其所蔽以為利害非真能利害其身也弗思甚矣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夫洪水横流非始於禹也稷之

先嘗不稼穡而食矣固可諉以無責而忍之以為安者聖人急於往救不啻如其身患豈有他哉惟能反而思之不敝所以為痒痾疾痛者而已矣故思者所以通其敝之方也誠思之則此心油然而生勃然而惡可已含生之類皆在吾生意貫徹之中或有戕拂其生者雖披髪纓冠而救之亦非自外至者也若諉為無責而忍之以為安輾轉迷謬喪失所以為心而病天下於身庸獨利乎弗思甚矣今苗民梗化者十年於兹天子哀生民

之重囷屢詔任事之臣思所以拯救之宜而議論相持數年弗決皆以為無責而安之而上承德意不恤於利害慨然以除害救民為已責者余耳目所接惟巡按鶩山張子一人而已張子以巳酉夏五月入貴州振芔宿獘厲兵馬講方畧利器峙糧甄别將吏之材不材以作其趨事赴功之念當是時余方徂征張子所以益我者多也庚戌冬以受代東歸將過家省覲謂余曰吾母氏望吾久矣明年吾母年適六十願得公一言持歸以為

母氏壽若知雨之盡心於此也不既有榮且慰矣乎夫張子以繡衣持節歸省足榮其親也張子不之榮而欲以奉職盡心為榮所盡之心即所謂視天下如一身者能體盡以成其身曰仁人本其所從來而順事之曰孝子以仁人孝子之道事親事之至也合仁與孝除民所患若躋之仁壽而聚其歡欣歌頌之聲以為親壽其壽寧有多於此者乎是足以慰太孺人倚門之望矣孺人姓廖氏萬安名家歸寒泉公生鶩山兄弟鶩山貴封公

監察御史孺人封如其秩鶖山所樹立已如此將來固未艾也是為序

小山類稿卷十三